



老房子

韩美荣

我家的老房子，坐落在村子最西头的山坳里，三面群山环抱，层层叠叠的山峦如同宽厚的臂膀，把风牢牢兜在怀中，坡间的老石窑便安稳稳稳坐落于此，守着这方宁静的黄土大地。听爸爸说，老屋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，是坐北朝南的石头民居，两间主屋、两间凉房，与另外三户人家一字排开，显得有些孤零零却又坚定地立在山野间。

屋后山沟里的清泉，是我童年最清澈的记忆；对面沟壑纵横，门坡起伏连绵，脑畔上的碌碡刻满岁月纹路。大风掠过，细碎的黄土顺着沟底打旋，历经数十年风吹雨淋，老石窑上深浅不一的鏊子印，被打磨得温润又沧桑，每一道痕迹，藏着三代人的岁月故事，更是一家七口二十余载生活起居的根。

据爸爸说，这老石窑是我爷爷当年一锤一鏊、亲手挖凿出来的。那时候庄稼人日子苦，在爸爸没结婚前，家里生计全靠爷爷支撑。天还没亮，他就扛着沉重的碾头、鏊子往坡上赶，迎着晨露开山凿石，直到夕阳沉进山尖，才裹着满身黄土，拖着疲惫的身子往家走。夜里顾不上休息，就着昏黄微弱的煤油灯光，一块一块垒青石，砌窑面，一锤一凿、一针一线，慢慢建起了这个老房子。

记忆中，爷爷总爱蹲在窑门口抽旱烟，烟锅子在石头上磕得当当响，慢悠悠地跟我们念叨：“你

们一定要走出农村，可不能像我们这辈人一样背靠大山、脚踏黄土，一辈子务农。”听爸爸说爷爷腿脚不便，一生未娶妻，与邻家的奶奶在一起生活了十多年，后来奶奶在爸爸十二岁的时候病逝，爸爸是爷爷从邻村抱养的亲生父母无抚养的男婴。对爷爷而言，一孔窑洞、几十亩薄田，守着长大的养子，便是此生最知足的幸福，也是那个年代庄稼人最朴素的念想。爸爸在这土炕上长大，他儿时的啼哭清脆悠远，能穿过石窑，飘向对面沟壑，引来阵阵回声，成了老房子最初的烟火气。

后来，老石窑成了父母的婚房，也成了我们姊妹四人成长的摇篮。妈妈勤快能干，把老旧木窗棂擦得锃亮，逢年过节亲手剪的窗花，青石映红影，满是过日子的喜气；院角栽下三棵杨柳，盼着一家人如树苗般，根深叶茂，岁岁安康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农村家家户户都靠种地为生，那时日子清贫，父亲天不亮就去邻村下煤窑挣钱，供我们读书上学，四十多亩自留地全压在母亲肩上。春日里，她弯腰翻地播种，将糜子、山药、谷子埋进泥土；盛夏时，顶着烈日锄草育苗，汗水浸透衣衫也不肯停歇；金秋时节，全家老小齐上阵，收割、碾场、扬粮，满院金黄的庄稼，飘着新粮的清香，那是庄稼人最踏实的欢喜。夜深人静，窑里煤油灯依旧明亮，母亲灯下搓麻绳、纳鞋底、缝补衣裳，衣裳

补丁摞补丁，却始终干干净净；父亲在一旁打磨农具、编织箩筐，即便日子再苦，看着四个子女，眼里全是对未来的盼头。

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。不管日子多难，爸爸妈妈总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：“做人就像种庄稼，没有白流的汗，也没有白受的累。踏踏实实做事，本本分分做人，路才能走得稳，日子才能有奔头。”我们姊妹四个，从小在这山野田间摸爬滚打，早早懂得了父母的艰辛，主动跟着大人下地分担农活。春天，我们拎着箩筐排成一队，一个放山药籽，一个用铁铤土盖土，分工明确，偶尔为了小事拌几句嘴，转头又手拉着手去荒山砍柴火；夏天，放学放下书包，就拎着袋子结伴去割猪草，你追我赶，谁都不肯落后，袋子装得太满，就互相托着抬回家，手上扎了草刺，彼此吹一吹、揉一揉，瞬间就忘了疼；秋天，蹲在地里拾麦穗、捡遗漏的葫芦，年纪小的捡不动，年纪大的就多捡些分过来，傍晚背着沉甸甸的粮食，一路说说笑笑往家走，也从不觉累。

寒冬腊月，山风在沟壑里吹得窗户纸哗哗作响，窑里的土炕却被烧得暖烘烘的。一家人挤在一铺炕上，梳辫子，讲故事，爸爸坐在炕沿上，一边做着针线活，一边念叨着地里的收成，小小的窑洞里，热热闹闹，清苦的日子，过得也有滋有味。

岁月流转，爸爸到镇里税务所上班，日子慢慢向好。我们姊妹四人陆续长大，走出大山，去城里读书、打拼、安家，回乡的次数越来越少。父母念及故土，在老石窑旁盖起三间砖瓦房，白墙亮窗，住着愈发舒坦，可老石窑渐渐闲置，凉房圈舍慢慢倒塌，唯有青山依旧，沟壑绵长，守着过往的时光。

后来父母随哥哥在城里生活，却始终放不下老家，隔三差五便回村小住。放下行李就拿起农具，锄杂草、整院落，将荒废的田地重新开垦，种上土豆、青菜，不为谋生，只因庄稼人刻在骨子里的本分，舍不得土地荒芜。闲暇时，我们带着孩子回小时，便一起浇水除草，与父母同聚院落，孩童嬉闹，长辈操劳，满是温情。丰收时节，父母总会把新鲜的蔬果分给我们，一遍遍叮嘱：“自家种的，没农药，吃着放心。”

如今，我们在快节奏的城市里奔波，难免浮躁迷茫，可每次回到山坳老屋，看着斑驳的老石窑、生机盎然的田地，闻着熟悉的黄土气息，内心便瞬间归于平静。推开老旧木门，吱呀声响里，爷爷抽旱烟的身影、父母劳作的背影、姊妹嬉闹的笑声、孩童稚嫩的呢喃，仿佛穿越时光，在老屋里久久回荡。

走过半生才真正懂得，老一辈留给我们的，从

来不止一座老石窑、几亩薄田、一间新房，更是祖辈开山拓土的坚韧，父辈脚踏实地的品性，是家人间血浓于水的亲情，这份珍贵的家风，从爷爷传到父母，从父母传到我们，又延续到第四代孩童身上，成为我们刻进骨子里的精神底气。

人生也像这村子里的庄稼，从播种到收获，要经历风吹日晒、雨露寒霜，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，也没有不劳而获的幸福。不必急于求成，不必畏惧困难，更不必浮躁焦虑，守住内心的安稳，一步一步一个脚印，默默深耕，向阳生长，所有的付出与磨难，终会迎来收获和痊愈。

山坳无言，老屋不语。这方小小的院落，承载了祖辈的艰辛、父辈的坚守、我们的童年，也见证了第四代人的无忧成长。青山常青，乡愁绵长，老房子是童年的印记，是家风的载体，更是我们无论走多远，都能安心归来的根。

作为80后，虽然有很多人像我一样生长在农村，奋斗在城市，但我始终明白，不管身在何方、飞得多高，都要不忘来时路。带着故土赋予的坚韧，带着家人的期许与浓浓的亲情，心怀感恩，脚踏实地，把这份朴实家风代代传承，方能稳稳走好往后每一步，不负时光，不负自己，更不负这方养育我们的故土，才能更好地奋进新时代、建功新时代。

藏在鞋样子里的母爱

杨艳

前几日回老家，翻找旧物时，竟从老柜子深处翻出了一沓鞋样子。还是记忆里的模样，裁自泛黄的旧报纸，边缘被反复摩挲得发软，大大小小码数齐全，有的还留着当年铅笔勾勒的浅浅痕迹。

我把几张鞋样平铺在水泥地上，边角磨得发毛，泛黄的纸面衬着歪歪扭扭的轮廓，是再熟悉不过的鞋样子。这算不上精致的工艺品，却是藏在我童年里最温暖的老物件，是妈妈当年深夜坐在灯下，一针一线为家人纳鞋的鲜活见证。

指尖抚过粗糙的纸面，童年的画面瞬间涌来。那时候家里不富裕，我和弟弟的鞋，全是妈妈照着这些鞋样，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。村

里大多人家也都如此，谁家都备着一叠这样的报纸鞋样，邻里之间常互相借用，一张薄薄的纸，牵起了邻里间朴素的温情。

小时候的农村，几乎家家都有这样的鞋样子。那时没有现成的鞋子可以随意挑选，一家人的穿鞋开销，全靠母亲的一双手撑起。鞋样子是做鞋的“模子”，用厚纸壳或旧报纸剪制而成，依着家人的脚型细细描轮廓、修边缘，大的给父亲，小的给我和弟弟。一双双鞋样子叠在柜子里，像一本无声的册子，记录着家人走过的每一步。

我记得妈妈做鞋的模样。傍晚晾干完衣

活归来，她洗净手便坐在炕沿边，搬出鞋样子，碎布、麻绳和针线筐。先把碎布头用面糊粘成厚厚的“格槽”，晾晒干透后，再按着鞋样子剪出鞋底与鞋帮。我总凑在旁边看，妈妈手里的鞋样子在格槽上比来比去，嘴里念叨着“再大一点，孩子脚长得快”。剪刀划过格槽的“沙沙”声，混着暖黄的灯光，成了童年夜晚最温柔的背景音。

这些鞋样子，也藏着我的小心思。趁妈妈不注意时，我会偷偷翻出鞋样子，用彩笔在上面画小花、画小人儿，觉得这样做出的鞋子会格外漂亮。妈妈发现了也不生气，只是笑着叮嘱“别把鞋样子弄破了，不然做好鞋不合脚”。等新布鞋做好，鞋面是清爽的碎花布，鞋底纳着密密匝匝的针脚，踩上去软乎乎的，跑起来都觉得脚下生风。那时候只盼着穿新鞋，却不懂每一双鞋的背后，是妈妈熬过多少个夜晚、纳下多少针才凝结的爱意。

鞋样子跟着我们一同长大。从小学毕业的软底小布鞋，到上学穿的千层底单鞋，再到冬天裹着棉花的棉鞋，鞋样子的尺寸一点点变大，恰如我日渐长高的个子。有的鞋样子用久了，边缘磨得模糊，妈妈就用新的硬壳壳照着重新剪一个，旧的也舍不得扔，叠在箱底，说留着给弟弟用。

后来日子渐渐富裕，商店里的鞋子日渐丰富，白网鞋、运动鞋走进生活，妈妈再也不用熬夜纳鞋底。那些鞋样子被塞进柜子角落，慢慢蒙上薄尘。偶尔翻出，看着那些歪扭的轮廓，仿佛还能闻到当年面糊的淡淡香气，听到妈妈穿引麻绳时的“啦啦”声。

如今再见到这沓鞋样子，心里满是感慨。它不是什么值钱之物，却装着一代人的生活印记，藏着母亲对家人最朴素深沉的爱。那些穿着妈妈做的布鞋走过的童年路，那些藏在鞋样子里的旧时光，温柔了岁月，也成了心底挥之不去的温暖念想。



春天里的苦菜香

王振琪

那天，我在路边散步，忽然发现了新出土的苦菜。嫩生生的叶片带着湿润的泥土，在春风里轻轻舒展，那抹熟悉又亲切的翠绿，一下子勾起了我心底的往事，也唤醒了藏在岁月里，那缕清苦却难忘的香气。

苦菜，是鄂尔多斯春天最常见的野菜，它不挑土地、不惧贫瘠，田埂边、荒坡上、沟渠旁，随处可见它的身影。它贴着地面生长，叶片带着浅浅的锯齿，看着柔弱，却有着极强的生命力，春风一吹，便齐刷刷地破土而出，染绿了乡间的角角落落。而这株普通的苦菜，在不同的年月里，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分量，也藏着我最真切的人生记忆。
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粮食紧张，每到春天青黄不接之时，家里的口粮更是捉襟见肘。那时候，漫山遍野的苦菜，是我们度过饥荒、填饱肚子的救命粮。每到这时，我便挎上小箩筐，去坡上、沟边挖苦菜，一挖就是大半天。我把苦菜带回家，母亲便掏出杂质，洗净焯水，简单料理一下，就是一家人的饭菜。

那时候的日子清苦，没有丰富的调料，苦菜原本的清苦格外浓烈，可就是这样一株朴素的苦菜，实实在在养活了我们的胃，陪着我们熬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。那些

年，苦菜是果腹的依靠，是度日的希望，苦涩的滋味里，藏着生活的不易，也藏着我们与岁月相守的坚韧。

后来，随着日子慢慢好转，再也不用靠苦菜充饥。可母亲依旧保留着春天挖苦菜的习俗，把鲜嫩的苦菜拣尽杂质，清洗干净，焯水处理后，再凉拌上蒜泥、芝麻、陈醋，再泼上一勺热油，瞬间香气四溢。入口微苦，细品回甘，清爽解腻，成了春日里最地道的家乡味道。

如今，人民生活富足安康，山珍海味早已寻常，曾经在艰难岁月里度过的苦菜，却摇身一变，成了人们餐桌上的珍品。它绿色天然、清新爽口，深受大家喜爱。人们吃苦菜，早已不是为了填饱肚子，而是尝一口春日的新鲜，念一段过往的岁月，寻一份浓浓的乡愁。

看着路边这簇破土而出的苦菜，春风拂面，清香依旧。一株苦菜，见证了岁月变迁，从艰难岁月里的救命粮，到如今餐桌上的珍馐，变的是它的意义，不变的是扎根黄土的坚韧，是故乡的烟火气息，是刻在心底的乡愁与温暖。

春天里的苦菜香，清淡绵长，回味悠长，藏着岁月，藏着深情，也藏着我们对鄂尔多斯这片土地深深的眷恋。

